

台州百匠探奇 ③



本报记者卢珍珍文 陶子鸾摄

蔡阳松：府城纸鸢



自古以来,人类就有飞天梦。古代神话里,我们有女娲补天、嫦娥奔月、牛郎织女的遐想。直至最早的飞行器——“木鸟”的出现,这种遐想往现实挪了一小步。台州府城的蔡阳松,也有一个梦,这个梦的主角,是他手中的府城蔡氏纸鸢。20多年时间里,他要保证,每一个从他手中出去的纸鸢,都能稳稳钉在空中。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纸鸢练兵

1994年出生的蔡阳松,瘦瘦高高,剃个平头。和印象中的年轻人一样,表达观点时,他的语速很快,信息很密,但动手劈竹子,绑骨架,介绍纸鸢制作要领时,他又像是脱离了自身年龄,显现出一种老成。在蔡阳松现有的记忆里,自己五六岁光景,便围在祖父、父亲身旁,看他们做纸鸢。上一辈人的口中,总会提起家族里的一位太公,还有这位太公和纸鸢的故事。长大后,蔡阳松才知道,这位太公叫蔡炳端,是目前已知的台州府城传统工艺蔡氏纸鸢的创始人。“太公是个文人,写得一手好字,对制作飞行作品也颇有心得。他做过孔明灯、大型的木质飞机、纸鸢。”清末光绪年间,蔡炳端发明的“盘旋式”纸鸢,能够在空中大幅度盘旋,不会栽落下来,与现代的“特技风筝”极为相似。太公和纸鸢的故事,不仅于此。抗日战争时期,临黄师管区刚招募来的新兵,首先都得练枪法。“当时任师管区的王副司令和我太公是好友,他看到我太公的‘盘旋式’纸鸢,就有一个奇想,就是让招募来的新兵对着天空盘旋的纸鸢练枪。”

有了“活靶”,新兵们射击能力进步神速,“后来,他们特地聘我太公为教官、顾问,让他住在师管区驻地,大批量制作‘盘旋式’纸鸢,作为新兵训练工具。”这段佳话,让小时候的蔡阳松,对祖传纸鸢,有了一种崇拜。“不能让祖宗的东西失传,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爷爷经常这样教诲蔡阳松。爷爷是个军人,还曾在北京炮兵学校担任数力研究员,对风力学、空气动力学、几何图形等知识非常了解。退役后,他将所学的知识融入制作蔡氏纸鸢,使其更加完美。在爷爷的指导下,7岁的时候,蔡阳松做了人生第一个纸鸢“衣裳鸢”,“衣裳鸢”属于台州府城特有的板式纸鸢,因为外形似一件衣裳而得名。“外形很漂亮,但是怎么都飞不起来。”第一次试水,就让蔡阳松意识到,制作纸鸢,有门道。“小时候觉得制作工艺很复杂,不花上一年半载的时间,肯定学不会。”毕竟,每一个纸鸢,对彩绘、比例、放飞效果,都非常严格。“你的作品拿出去放飞,能换回货币,就说明是成功的。”爷爷的这句话,蔡阳松至今记得。让自己做的纸鸢,成功飞上天,成了小时候蔡阳松的梦。

纸鸢改良

15岁的时候,蔡阳松做的平面彩绘“燕子”,第一次换来了货币。“当时我在灵湖放飞,别人觉得有意思,就买走了。”80元,换来了一种成就感,“这是社会对你的一种认可。”依靠“上代人的交代”,蔡阳松入了门,开了窍。这些“交代”,有时候只是一句话。“吃风和卸风的比例,要成正比。”这是父辈对蔡阳松的交代,却需要他花好几年时间去领悟。“纸鸢并非简单的几何图形,例如老鹰翅膀的骨架大条,它是从粗到细,你要掌握它的比例,是很难的。”蔡阳松做的老鹰,属于软式纸鸢。“静止时,老鹰的翅膀是有力横张的,放到天空上之后,它的翅膀就要微微往后倾,而且要飘逸,这样才能让卸风和受风的比例均匀。”纸鸢上天与风斗,最后如静态稳稳扎在空中,这里涉及了力学、物理、几何等知识。蝴蝶、蜻蜓、蚂蚱……纸鸢造型不同,吃风、卸风的受力点都不同。形态小的动物,蔡阳松有时候会抓一些活物,测量了尺寸记录下来放生,再按1:1的比例放大。但蔡阳松做的龙头蜈蚣、串联八仙、串联七仙女、扁担燕系列,形态复杂,需要蔡阳松反复放飞到空中,再反复修改数据,最终定型。“那些复杂的纸鸢,反复放飞稳定后,我会将它们的比例,结构以图纸的形式绘下来,以备下一代学习。”现在,蔡阳松记录的纸鸢120多种,涉及动物、人物、建筑、器具等。评判一个纸鸢是否优质,一看稳,二看形,三看储能。为了稳,选材很重要。冬至前后雨水少,不易蛀虫。每年这时候,蔡阳松都会上山砍竹子,以备来年做纸鸢用。“一定要选南方高山上3-5年长竹结的竹子,砍伐好之后锯成1.5米每小段,放家里阴凉一年左右。”时间沥去了水分,彻底干燥后的竹子,韧性强、弹性大。选定竹子,再选纸鸢蒙面所用的材料。祖辈常用的绵纸,早被蔡阳松淘汰。“绵纸遇到雨天,容易损坏。后来选了羽纱,但羽纱透风性太强。再后来改用了绢,绢又不容易绘画。我现在常用的是544军用降落伞布,它密度高,可绘画,吃风力强。”蒙面材料的选定,是蔡阳松多次摸索实践的结果。有了纸鸢的比例,选定竹子,蒙面两种重要材料,剩下的,就是手艺了。劈竹、削竹、刨竹,打磨竹篾保证光滑,受力均匀,再用蜡烛烘烤定型,最终绑扎成型。硬翅、板式纸鸢还需要一定的绘画功底,以确保其陈列在房间里具有艺术价值,放飞到空中形态逼真。“单单一笔画,我就学了5年。”在多种形态中,龙头蜈蚣是蔡阳松手工制作的纸鸢中体量最大的,花了他近1个月的时间。它由一只立体的龙头和130节左右象征身躯的“蜈蚣桩”构成,长达120米。“每只‘蜈蚣桩’的大小、比例、连接的距离要对等,前后则需依次递减,这样放飞的时候才会有‘塌腰翘尾’的姿态。”更巧妙的是,乘风而上的龙头蜈蚣,眼睛和嘴巴利用风车的原理会迎着风转动,龙嘴的舌头利用风铃的原理会发出声音,瞬间活了。

纸鸢故事

板式纸鸢、串式纸鸢、软翅纸鸢……20多年时间,关于蔡氏纸鸢,蔡阳松心得颇多。“蔡氏纸鸢它既是我祖上的手艺,也是府城文化的一种,我们肯定是要把它保留下来的。”原先那个跟在祖父身后放纸鸢的小男孩,如今早已独立制作纸鸢,改良纸鸢。“和以前相比,纸鸢的种类变多了,而且放飞的高度也变。我太公那个年代,纸鸢能放到400米高,我现在放到3000米高空,同样要保证纸鸢不打转。”改良后的纸鸢,可拆卸,也可储存10余年。纸鸢成了蔡阳松生活的一部分,他觉得,纸鸢有趣,玩纸鸢的人更有趣。他们因为怀旧,因为孝心,因为情怀,也有的,只是单纯喜欢。一个姑娘,给患颈椎的父母买纸鸢,让他们能多抬抬头;几个年轻人,在紫阳街碰到蔡氏纸鸢,说起小时候和爷爷一起放风筝的回忆;秋日里,穿汉服的姑娘,奔跑在草地,纸鸢是她手中的道具;有个老人把它裱在镜框里,当成装饰品,悬挂在客厅……

唯独那些单纯喜欢的,因为纸鸢,和蔡阳松成了挚友。“一个四川人,在我这里买了不下50个纸鸢,他很想学。每个款式他买去,再自己尝试做。不会的时候,我们互加微信,视频里一对一教他。”自北京、广东、重庆、天津、河南……通过电商,知道蔡氏纸鸢的人,越来越多。“春、秋是旺季,销售量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卖出30多个。”不久前,重庆一位纸鸢爱好者,发来一段传统软翅蜻蜓纸鸢的放飞视频。视频里,高空中的纸鸢只是一个小黑点,他在视频里的语气,略显兴奋:“蔡老师,蔡老师,你看,今天的风四级以上,现在已经在高空1000米左右,你的蜻蜓非常非常稳,不得不佩服你做的传统风筝。”

手记

聊起蔡氏纸鸢时,蔡阳松纠正了我认知中的一个错误。原来,2000多年前,墨翟用三年时间研制出木鸟,是人类风筝最早的起源。后来,经鲁班改用了竹子材质,我们常说的“风筝”,在北方称纸鸢,在南方叫纸鸢。古人在纸鸢(鸢)上加上竹哨、弓弦,放飞时因风吹而引起哨响弦鸣,声音动听,如同鸣笛,故称“风筝”。蔡阳松去潍坊、嘉兴、北京等地参加过大型风筝比赛,因为文化背景不一样,南北方风筝,他看到了不同。“造型不一样,骨架也不一样,南方人喜欢板式、传统软翅纸鸢,北方人现在喜欢玩特技风筝、盘鹰以及串型、软体风筝。”追究起原因,蔡阳松说,这可能就是匠人的执着。蔡阳松也在创新,“我也会用新型材料,比如碳素管、降落伞布,有些蒙面还得用缝纫机来做。”他同各地风筝爱好者交流、切磋,也获得了父亲的肯定,“他说时代在进步,我们的选材也要进步。”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蔡氏纸鸢,蔡阳松选择主动出击。除了电商,他还把自己的手艺,挂在人才网上,“一些机构或者培训班也会找到我。”蔡氏纸鸢还走进了课堂,他将纸鸢的技艺:扎、糊、绘、放,带进自己曾就读的浙江广播电视大学临海学院,教授给很多学生。无论小孩或是退休老人,一旦问起纸鸢,他们都会叫蔡阳松一声“蔡老师”。



部分纸鸢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台州党史 红色故事

台州红色地下交通线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寇的疯狂侵袭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中共台州地下党组织与敌人斗智斗勇,建立了一条神秘的红色地下交通线。这条神秘的红色地下交通线,一头连着中共台州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一头连着苏北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期间)和四明山浙东游击队根据地。不管敌人如何疯狂搜捕和袭扰,这条红色地下交通线始终传递着党中央的指示和重要情报。就是靠着这条红色地下交通线,当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刘英同志被捕并被敌人残酷杀害后,刘英同志的夫人丁魁梅同志被安全地转移到了解放区。就是靠着这条红色地下交通线,我们把台州和浙南地区党的骨干力量转移到了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和四明山浙东根据地。

在解放战争中,台州党组织重新组建新的地下联络站,接收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进行搜集情报工作,秘密开展策反工作,为迎接台州的胜利解放作出了贡献。在这条红色地下交通线上,流淌着革命先烈的鲜血,留下了那些默默无闻地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足迹,以及他们一个又一个机智勇敢,与敌人斗智斗勇,不怕流血牺牲的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

台州党组织 初建地下交通线

李兆建/文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挑起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抗击日寇的侵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华民族面临危急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发出了“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热潮。1938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台属临时特委,由宿士平任书记。10月,台属临时特委转为正式特委,中共浙江省委派省委委员刘清扬到台属担任特委书记。中共台属特委建立后,所属各县先后建立了县(工)委等县级党组织,领导和推动台州民众抗日救亡活动走向新的高潮。同时,中共台属特委积极筹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要求“各地党应该尽一切可能,选择适当地区,建立武装工作来作为将来游击日寇的根据地”。蒋介石虽然口头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一系列的反动方针。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加剧,台属特委和各级党组织不得不转入秘密状态,加强隐蔽斗争。台属特委机关地点的流动性也很大,先后设在黄岩城关淑德小学、海门东山中学、乐清北头、临海岭根、黄岩桐树坑等地。为了加强特委机关与各地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台属特委加强了秘密通讯联络工作,相继建立了一些秘密联络站(站)。

1939年10月,中共台属特委决定成立中共宁海县委(当时三门分属宁海、临海,因党组织主要活动的地域属宁海,所以成立的县委叫宁海县委),林克光为书记。林克光在侨光中学教书,与章夏渠是同事,与其姐姐章彩香是同学。经过一段时间接触了解后,同年年底,林克光发展章夏渠、章彩香参加了党组织。章夏渠、章彩香家在海游开了一家糕饼店,叫恒大大糕饼店。为了便于给县委委员传递信件,恒大大糕饼店就成为县委的交通联络站。宁海(三门)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7年下半年,中共浙江省委和宁海(三门)县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和中央指示精神,在南乡亭旁和西乡珠吞建立了区委,并于1928年4月间发出文件,提出“必须用一交通,时常往来县区之间传递消息”。短时间内在全县组建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通讯网络,为亭旁武装起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通讯联络体系。亭旁起义前后,宁海(三门)县委对全县党组织和武装部队的调动,就是靠这一通讯联络网络进行领导和指挥的。1928年5月26日,亭旁起义部队攻占了亭旁镇,成立了浙江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亭旁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宁海(三门),不少党组织的领导人和交通联络员遭到敌人的抓捕、杀害,党的交通联络工作因此中断,但是,红色的种子在这块土地上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

1939年底,在宁海(三门)县委领导下,海游、亭旁、珠吞等地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很快。为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交通联络工作,海游、亭旁、珠吞等地都设立了多处交通联络站。除海游的恒大大糕饼店外,珠吞下洋村党员郑永椿家也是一个固定联络点,亭旁杨道义的协康南北杂货店等都相继成为县委的重要交通联络站。此外,在海游镇周围,还设有多处通讯联络站,如金鉴村的金贤益家、亭山小学、珠山小学等,它们和临海、天台、温岭等邻县相通,形成了以宁海(三门)县为中心的通讯联络网。

野菜记

酸模

余喜华/文摄



酸模酸模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南北各地广有分布。酸模不讲水土,不择土壤,适应性很强。无论山坡、荒地、水沟、乱石丛中,都能疯狂生长,其枝高叶阔,最高能达到1米多高,叶片宽大如芭蕉叶。不管是独自兀立,还是夹在杂草丛中,酸模都很招摇的,很博人眼球的。酸模拼死拼活长高长大,即使在那个农村家家养猪田间青草珍贵的年代,也是既不受猪们喜爱,也不受人们待见。大概是口感的原因吧,酸模这种草,猪是不爱吃的,既然猪不爱,那就没有利用价值,遭人嫌弃是必须的。我们割猪草那会,是不会让酸模混进猪草篮子的。当然农村人识得酸模这个样子,但不知其真名,也叫不出其俗名,

反正很长一段时期,我是叫不出它的名字的。在精耕细作的年代,土地很珍贵,是农民的金命根子,除了主要的耕地栽种水稻,河边地、山坡地、溪滩地,都被村民们开垦出来用于种植土豆、番薯、蔬菜,以及其他经济作物,所以这些杂草,往往一长出来,就遭到锄头、镰刀的铲除,那时酸模也不例外,没有如今这般风光。酸模叶片披针形或狭长形,长8-14厘米,宽1-3厘米。基生叶和茎下面部分叶箭形,长3-12厘米,宽2-4厘米,顶端急尖或圆钝,全缘或微波形,叶柄长2-10厘米。茎上部叶较小,叶柄短或无柄。酸模叶形与菠菜叶相似,故有的地方叫作“野菠菜”。酸模上部茎绿色,下部近根部的茎红色。其根系粗壮发达,主根粗大外皮黄色,侧根须根无数,这也是酸模到处扎根繁衍的生存之道。

尽管酸模不择土壤,无论贫瘠,到处都生长得高大茂盛,但我在荒地、路边、田埂见到的大多数酸模,叶片不那么碧绿,而是绿中泛黄,显然是营养供应不足造成的。这也是我一直没有下手的原因。记得今年春分后的第一个周末,天气不怎么好,阴天气温较低,按照原定计划陪妻和她的朋友去老家附近的鉴洋湖畔看油菜花。在原鉴湖公社大会堂通往院桥上香村的道路两侧,发现有一片油菜花田,大约有二三十亩的样子。他们都去花田中拍照了,我也下到田埂顺手拍了几张,便观察这春天里无处不在的野菜,却发现这条处于两丘油菜花田之间的田埂,长满酸模,密密麻麻,望不到头。这些酸模齐刷刷挨到我的膝盖部,足有四五十厘米高,大多数都已抽出穗状花穗,花

柄布满花蕾,尚未开花,而每一株的叶片都是碧绿的,显然它们躲在油菜之间,享受了油菜同等的福利。看到这么碧绿油嫩的酸模,再也忍不住,随手掐回一大把。都说酸模比较酸,如果按照川菜的做法,多加点辣椒,做成酸辣酸模,应该与酸辣包菜有得一拼。辣味本是我喜欢的,可惜怕上火我没放辣椒,而放了点蒜末,再加了点糖。蒜末炒酸模,没有想象中的酸,没有酸掉大牙,但其口感确实不大好,是我吃过的所有野菜中的下品。吃过酸模,我再一次为憨厚的“二师兄”的聪明点赞。但在闹饥荒的旧时代,酸模常常成为救命粮。试想,无米下锅,肚子饿得咕咕叫,谁还在乎口感呢?树皮草根,着糠麦麸,只要能有一口吃的,就有活命的希望。